

生死布局

东皮居士 著

弃婴、父亲、母亲，演绎人间真情，
姐姐、妻子、情人，尽显世道冷暖，
迷雾、游魂、鬼恋，设下生死布局，
惊变、收网、破局，诠释智勇双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死布局 / 东皮居士著.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80671-830-8

I. 生... II. 东...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8749 号

生死布局

东皮居士 著

出 版 /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 编 / 361004

电 话 / 0592-5046666 0591-87539330 010-62376499

印 刷 / 北京京华印刷制版厂

开 本 / 635×965 1/16

印 张 / 21

版 次 / 200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671-830-8/I·131

定 价 / 25.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印刷厂调换或致电鹭江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序 曲	弃 婴	/001
第一章	父 亲	/008
第二章	母 亲	/029
第三章	姐 姐	/049
第四章	妻 子	/071
第五章	情 人	/105
第六章	迷 雾	/138
第七章	游 魂	/167
第八章	鬼 恋	/188
第九章	续 缘	/210
第十章	重 逢	/231
第十一章	惊 变	/257
第十二章	收 网	/282
第十三章	破 局	/301
尾 声	团 圆	/324

序 曲 弃 婴

唐山,1968年11月9日晚8点32分。

清冷的街道如苍凉的荒野,幽暗的小巷里似乎潜伏着随时伺机而动的猛兽。白天轰轰烈烈的革命行为已经告一段落,然而此刻的平和却似暴风雨前的宁静,压得人有些透不过气来。

长长的街显得空荡荡的,偶尔会有几个行人缩头缩脑,幽灵般急匆匆地在路灯下滑过,这些人毫无二致地拥有同样苍白的脸以及同样惊恐的眼睛,以至于看上去似乎还不如被昏黄的路灯投射在地上忽长忽短的影子来得更实在些。冷风袭来,行人的衣服噼啪作响,更是给幽暗的夜平添了几分诡异。

城西,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女人步履沉重,缓缓沿着一马路走来,昏黄的路灯下依旧是苍白的脸,然而和其他人不同的是,她的眼神里没有普通人那种对动荡的政治运动的恐惧,有的只是一种深深的绝望。

她机械地往前走着,目视前方,路灯下的一切影像都投射到她的眼里,可是她却似乎什么都看不到。一个老者和她擦肩而过,注意地看了看她的神情,然后喟然长叹一声,低声地自言自语:“文化大革命,到底革的是谁的命啊?”

女人显然没有听到或者根本就不曾留意老人的叹息，仍旧步履艰难地往前走。

“文革”以前，城西的光明电影院原本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如今，愤怒的讨伐声取代了往昔的欢声笑语，即使在如此幽静的夜里，这个黑魆魆的建筑也给人的心灵造成一种巨大的压力。

可是路过影院门前的女人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个象征着斗争最前沿阵地的建筑，仍旧梦游一般，往前走，仿佛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能引起她的注意了。

影院大门左边的那根粗大的石柱后面有一个包裹，随着女人脚步越来越近，那个包裹微微动了一下，一声微弱的哭叫传了出来，声音非常弱，以至于在女人听来，就像午夜梦回之时遥远的黑夜里传来的一声似真似幻的猫叫。

女人忽然震了一下，显然她听到了那声哭叫。那个声音那么微弱，那么无助，蓦然间，母性的本能在胸中升起，她停住了脚步。

借着十几米外路灯的灯光，她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个发出哭叫声的包裹。

冷冷的石柱，冷冷的水泥地，冷冷的包裹，难道里面会有一个鲜活的生命吗？女人颤抖着打开了包裹，包裹很厚，里面还是温热的，显然被放下不久。

一个婴儿的面孔露了出来，皱巴巴的脸，刚能睁开的，如同老鼠一样的眼睛，头上稀稀落落的胎毛，看上去出生不会超过两天。谁会如此狠心，把一个初生的婴儿丢在这样的地方？如果不是自己路过，他岂不是要被活活地冻死？

女人用愤怒的眼神向周围扫视，想找到那个灭绝人性的弃婴者，可是周围一片宁静，她只能听到远处传来的两声有气无力的狗的叫声。

婴儿睁着黑豆一样的小眼睛好奇地看着她，眼神中没有欣喜，也没有恐惧。小舌头吐出来，口水溼湿了自己的小下巴，多可爱的孩子啊。

一阵凉风吹来，女人打了个冷战，她忽然感到有些恐惧，这个突然出现的婴儿的周围好像有一股邪恶的力量，似乎有人要做一些对孩子不利的事情。她下意识地吧婴儿包了起来，匆忙地抱在怀里，惊悸地四下看了看，周围依旧是让人心里发毛的宁静。

女人颤抖着抱着孩子，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光明电影院。

几分钟前，她的心中还充满了绝望，可是此刻，这个突然出现的婴儿唤起了她的母爱，让她暂时忘记了自己的不幸。为什么偏偏是自己拣到了这个孩子而不是别人？莫非是死去的丈夫害怕自己和女儿在这个世上会很孤单，特意送给自己的礼物吗？为什么孩子恰好在自己路过身边，而不是在其他时候哭叫？如果自己听不到那声哭叫，孩子不是要被冻死了？难道这个婴儿也会为自己选择一双温暖的臂膀吗？

女人的脚步坚定起来，她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这个婴儿，她要给予孩子新的生命，因为这是刚刚过世的丈夫为自己送来的。

冷风吹过，路边墙上的大字报哗啦哗啦地响，墙壁拐角处幽暗的角落里似乎潜伏着无穷的危险，地上的尘土随着碎纸漫无目的地飞舞着，不远处的一个变压器上面孤零零地站着一只乌鸦，那只乌鸦正冷漠地看着女人，可是她的胸中充满了怜爱，一点也不感到害怕。

女人用厚厚的军大衣裹紧了怀中的孩子，孩子一点动静也没有，是睡着了还是死掉了？她只听到孩子哭过一声，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她还不知道。虽然周围一片宁静，可是女人天生的直觉告诉她，危险正慢慢地接近她和那个可怜的孩子，她一边走，一边警觉地留意着周围的风吹草动：该来的就来吧，我什么都不怕！

婴儿在女人的怀里显得非常安生，被丢在石柱后面以后，听到女

人的脚步声，孩子本能地感觉到自己的救星到了，于是哭了一声，一旦来到女人的怀抱，婴儿便如同重新进入了母腹，于是恬然地睡了。

街道依然冷清，初冬的天气依旧干巴巴地冷。虽然空气依然紧张，可是预料中的危险没有出现。

女人拐进一条小巷，七拐八拐的进入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区，她在一幢破旧的三层楼前停了下来。

她警觉地四下看了看，周围仍旧是死一般的沉寂，于是她放心地进入第二单元，爬上二楼，轻轻地敲了敲左边的那道门。半分钟以后，门开了，昏黄的灯光投射在楼道里，一个三十多岁病歪歪的女人凄然地看着她：“姐，你回来了？”

三十米以外，一棵梧桐树下，一双绝望而痛苦不堪的眼睛正盯着第二单元二层的楼道，那双眼睛看到左边的门打开，看到女人抱着孩子走了进去，看到二楼正对自己的一扇窗子忽然亮了起来，然后又看到女人手忙脚乱地拉上了窗帘。

树下的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转过身，艰难地离开了那幢小楼。

那双绝望的眼睛属于一个青年男子，他穿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大衣下面是更加破旧的的确良衬衫，衬衫被撕裂了许多地方，如果此刻他站在路灯下，你会看到那上面有几块暗红的血迹。

他瘦得像个衣架，走起路来一拖一拖，仿佛每迈一步都要忍受巨大的痛苦。

男子刚刚离开小区，迎面便有一个壮硕的身影拦住了他：“郑天豪，你又玩什么花样？老实交代，免得皮肉受苦！”

郑天豪惊惶地看着突然出现的那个身影：“沈威，我什么也没干，随便溜达溜达而已……”

“溜达溜达？”新来的人比郑天豪高出几乎一个头，有着运动员一

样的骨架。他背对着远处的路灯，因此郑天豪根本看不清他的表情。

沈威穿着一身军装，手里提着一条武装带，似笑非笑地看着郑天豪，仿佛是一只逮住了老鼠却不急于把对方吃掉的猫儿一般。

郑天豪浑身发抖：“沈威，看在老同学的份上……”

“呸！你这个卖国投敌的王八蛋也敢说是我的同学？”在沈威的叫骂声中，皮带呼啸着向郑天豪的脸上抽了过来。郑天豪笨拙地躲了一下，后脑早已挨了一下。

“说，你鬼鬼祟祟地到这里来干什么？是不是来和同伙接头？同伙是谁？赶快招认，妈的，甭想蒙我，我跟了你三条街了。”沈威把皮带对折，两只手拉住两端使劲一顿，啪的响了一声，声音在寂静的夜空里传出老远，仿佛什么人忽然放了一枪。

沈威的话以及他的动作本来具有很强的威慑力，可是郑天豪紧悬的心却忽然放了下来，他直愣愣地看着对手，什么话也没有说。

沈威明显感到对方的情绪发生了一些变化，发现这场对峙中自己似乎失去了先机，于是往前迈了一步，居高临下，恶狠狠地看着对手，仿佛要把这个瘦弱的家伙吞下肚去。

郑天豪面无惧色，他的右手插进衣兜，抱着一种你死我活的决心紧紧握住了一枚双面刀片。

他恨死了眼前的这个人，两个月前，就是他无中生有举报自己和妻子投敌卖国，并且率领一群不明就里的学生冲进自己的家，把怀有八个月身孕的妻子和自己一起拉出去游斗。这个混蛋打断了自己的两根肋骨，折断了自己的三根手指，他剃光了妻子的头发，在批斗会上剥光了妻子的衣服，在妻子的身上涂满了墨汁。

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大学同窗会做出如此邪恶的事情，他不知道自己和妻子怎么得罪了他，以至于他会对自己，对妻子作出如此禽兽不如的事情。

如果不是遭受如此非人的凌辱，妻子绝对不会在产后第二天就决然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人，他也绝对不可能那么无奈地抛弃刚刚出生两天的儿子。如今，他刚刚为儿子找到一个看上去很温馨的避难所，这个家伙又带来了新的威胁。一旦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就藏在距此不到两百米的一幢楼内，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事？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才会让你对我如此步步紧逼？我已经没有了退路，剩下的只有反击了。这样想着，郑天豪无声地笑了。

沈威用恶狼一样的眼睛看着这个大学同学，他恨透了这个看上去瘦弱的人。他有什么出众的地方，能获得班里最漂亮女生的青睐？凭什么他一直对自己洋洋不睬？就因为他学习好，有音乐天分吗？早在大学时期，他就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上天给我一次杀人的机会，我只想干掉这个外表谦恭实则傲慢的郑天豪。想不到的是，文革居然真的给了他这个机会。

对沈威来说，今生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着郑天豪完蛋，为了这个，他甚至不惜让他曾经深深爱过的女孩子也和他一起完蛋。

沈威不知道郑天豪的妻子已经服毒自尽了，更不知道这个窝窝囊囊的郑天豪，这个一直被她追杀的猎物已经转换了角色，要对他这个猎人进行反扑了。

“赶快交代你的同谋，不然……”沈威再次扬起了皮带，可是就在皮带即将落下去的那一刻，他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异样的神情，不是乞怜，不是恐惧，而是他从来没在对方的眼睛里见过的一种神情，里面包含着狂热，包含着仇恨，甚至包含着一种欣喜。沈威吃了一惊，于是已经举起的皮带忽然悬在空中，他在犹豫这一下是否应该抽下去。

两个人就这样对峙着，一个偶然路过的老人仿佛躲避瘟疫般一路小跑着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唐山城西三公里处有一个叫三间房的车站，货运列车在这里编组，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午夜时分，三间房车站列车进站的方向，郑天豪疲惫地躺到了铁轨旁边，把自己的头枕到了钢轨上。

他注视着正前方的那个岔路口，南方开来的货运列车会在这个岔路口转过来，然后轻巧地压碎自己的头颅，他几乎可以想象到自己的头颅破碎时刻发出的清脆声音，一瞬间自己就会失去知觉，然后和妻子团聚。——他曾经是一个无神论者，可是此刻却坚定地相信妻子正在他的身边温柔地注视着自己，只不过自己看不到她而已。

疲惫的郑天豪睡着了，他睡得像个孩子。可是这种安宁没有保持多久，不到二十分钟，他就被激烈的撞击声音惊醒了，一列货车呼啸着向他驶来，车轮和铁轨相撞的声音震得他的头仿佛都要爆裂开来，看着飞驰而来的列车，他裂嘴笑了：阿梅，我来了……

列车在一瞬间变得无穷大，山一样当头向他压了过来，剧烈震动下，郑天豪的眼前出现了七彩的幻觉，如梦似幻的色彩中，儿子张开一双小手正甜甜地向他笑着。

“不……”

郑天豪大叫一声。

随着刺耳的刹车声，列车开始了正常的减速，尽管如此，却仍旧排山倒海般地向他压了过来。

此时，唐山市区靠近一马路的一条小巷内，沈威脸朝下，僵硬地卧在血泊中，他的尸体一直在这里卧到次日早上4点39分，被一个清洁工人发现为止。

第一章 父亲

2000年7月27日午夜时分，北京市玉渊潭公园附近一座写字楼十七层的黄玉生律师事务所一间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事务所的首席合伙人，四十八岁，身高一米七六，体重九十三公斤的黄玉生坐在写字台后面的转椅上，像个弥勒佛，斜对面的那张桌子后面坐着他的外甥赵元。赵元身高一米八二，长得非常帅气，尽管如此，这小子看上去却不怎么讨人喜欢。对面的长沙发上坐着的是黄玉生的得力助手，个头只有一米七，又黑又瘦的曹子煌。

黄玉生不是很喜欢自己的外甥，这小子虽然勉强在大学混了个文凭，但本质上却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整天梦想着忽然之间会成为大款，或者被一个富家小姐看中，甚至于哪怕有机会被个富婆包养起来，说不定也能就此平步青云。赵元做事情总喜欢投机取巧，所以黄玉生根本就不敢把重要的事情交给外甥，要不是看在过世的姐姐的份上，他绝对不会容忍这个狗屁不通的家伙在这里丢自己的脸。

从另一方面讲，赵元也因为在舅舅这里不受重视而满腹怨气，可是凭他的本事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所以只好在这里混日子。

曹子煌原名曹世军，是一个在逃的杀人犯，黄玉生在一个偶然的时机帮过他的忙，得知他的底细以后不仅帮他出谋划策躲避警方的追捕，还让他改名换姓在自己的事务所任了一个闲职。

曹子煌知道自己的斤两，也明白在这里做事其实本质上就等于黄玉生白养着他，因此对老总始终怀有强烈的感恩戴德心理。

今天下午黄玉生专程从深圳返回北京和这两个属下进行密谈，是要把一件极其机密的事情托付给他们两个，可是当真面对面坐下来以后，他又犹豫自己这样做是否太轻率了。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很有钱，有的人却终生过着贫穷的日子？”黄玉生一边用指头敲着桌面，一边问两个属下，即使到了现在他也不能确定是否应该把那件事情托付给他们。

“我想，主要的原因在机遇吧。”赵元犹豫地答到，而曹子煌则有些尴尬地坐在那里没有插话，他从来没有深入想过这类问题。

黄玉生笑着摇了摇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机遇，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

“您的意思……”赵元表面上对舅舅恭恭敬敬，可是内心深处根本就看不起这个自以为是的长辈。

“如果有这样一个机遇摆在你们面前：投入很少的成本，一旦成功就能获得非常丰厚的回报，这样的事情你们愿意做吗？”黄玉生这样问的时候，其实已经决定要把事情交给两个属下了。

“能丰厚到什么程度？”赵元的眼睛一亮，紧张地看着舅舅，而坐在一边的曹子煌似乎没有提起很大的兴趣。

黄玉生笑了：“多到你不敢想的地步。”

“一百万？……五百万？”

“不要乱猜了，这件事情做起来不但要非常认真，还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可能整个项目要持续几年才能获得成功，我需要头脑清晰，做事稳妥的……”

“舅舅，就交给我好了，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赵元迫不及待地说道。

黄玉生看了看曹子煌，他知道曹子煌不会在乎金钱上的回报，只

要他黄玉生一声令下，就算为他杀人，这个人也不会有半点含糊。

“好，我打算让你们两个人负责一个秘密项目，项目运作期间绝对不可以把任何信息泄漏给任何人。另外编制上你们是公关部的人，但是要直接归我指挥，我关照一下公关部经理，没有人会干涉你们的事情。”

“我们要调查什么案子？”赵元把身子往前探了探。

黄玉生看了看猴急的外甥，笑了：“项目启动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你们去找一个人。”

“黄总要找什么人？”一直沉默的曹子煌此刻开了腔，他认为找人的事情他比较在行。

“一个男人，一个三十二岁的男人。”

“这……，范围有点太大了，您能给我们一些资料吗？”

“资料？”黄玉生摇了摇头，“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个人是否早就去世了。”

“那我们从什么地方入手调查这个人？”曹子煌有些疑惑地问道。

“就从……二十四年前的今天开始吧。”黄玉生看了看两个属下。

“二十四年前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赵元问道。

黄玉生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凌晨1点45分。“二十四年前的今天，再过两个小时，中国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

1976年7月28日的凌晨3点42分，一道蓝光在唐山的上空闪过，一场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灾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降临了。几乎就在一瞬间，唐山市区被一场七点八级的强地震夷为一片废墟。

瞬间的灾难使得242419人丧生，36万人受重伤，70万人受轻伤，15886户家庭解体，7821个妻子失去丈夫，8047个丈夫失去了妻子，3817人成为截瘫患者，25061人肢体残废，遗留下孤寡老人3675位，孤儿4204人，数十万居民转眼间就成了失去家园的难民。

几乎就在地震的当天，大规模的救援运动在全国展开了。十几万解放军战士组成的救灾队伍从四面八方赶赴唐山，由于道路被大规模毁坏，多数战士要急行军几十公里才能到达市区。面对这场空前的浩劫，人们在短暂的惊慌、悲哀之后，迅速展开了自救与救援行动。

8月8日，地震过后的第十二天凌晨，初生的太阳从废墟上升起，面对着大自然的这一残酷杰作，郑天豪站在城市的边缘缓慢而绝望地蹲了下来，他甚至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此时此刻，即使往他的衣服里塞进十几条毒蛇也不可能让他感到害怕了。

他的大脑里面仿佛出现了一个漩涡，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念头在里面蹦蹦跳跳，可是他却无法抓住哪怕一点点的实质性内容。

在郑天豪的记忆里，当年被沈威加害的那个时期是自己人生中最黑暗的一页，可是如今站在城市的边缘，他竟然觉得被揪斗、被毒打的时刻简直过的是天堂般的日子。

梅在生下儿子的第二天就走了，她是一个干净的人，看不得人间太多的污浊，也看不到一丝生活的希望。自己把儿子送出去以后也想要走，可是儿子却在关键的时刻救了自己。

孩子一出生就显得与众不同，出了娘胎就开始哭，哭得声嘶力竭，谁也哄不好，梅自杀以后，他就不哭了。——莫非他知道母亲就要舍下他而去，想用可怜的哭声留住她吗？当自己把他放到光明电影院石柱后面的时候，他也是一声不吭，可是等那个中年妇女路过的时候，他却忽然大大地哭了一声。郑天豪相信那个女人一定会是一个好的母亲，他坚信儿子的选择不会错。

“八年了，别提他了！”郑天豪学着样板戏里面的叫板，喃喃说了一句，双手无力地抱住了自己的头，眼泪缓缓地流了下来。

八年前，当郑天豪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子，忍着剧烈的痛楚，躺在铁轨上打算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儿子的笑脸忽然出现在他的眼前，就

在列车即将压碎头颅的那一瞬间，他从铁轨上滚了下来。儿子不愿意他死，他不能就这样丢下他孤零零地活在世上。儿子的哭声没有留住母亲，但是做父亲的不能再让他失望了。

不管经历什么样的苦难他也一定要为了儿子活下来，他不相信中国永远都是沈威之流的天下，黑夜总会过去，自己会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坦然回到儿子身边，他会把原本属于儿子的爱加倍还给他，到那个时候，就不会有什么力量能把儿子从他的身边带走了。

当夜，郑天豪爬上北上的货车，历尽千辛万苦，独自一人来到大兴安岭，隐姓埋名，在林区成了一名普通的伐木工人。

如今他回来了，然而没有他想象中的阳光灿烂养育他的城市刚刚遭遇了有史以来最惨烈的灾难。

儿子能幸免于难吗？郑天豪相信他一定不会有事，如果儿子真的遇难了，自己一定会有感觉的。这孩子一出生似乎就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他曾经要挽留母亲，还救下了父亲，如果当真遇到危难，就算自己远在天涯海角也能感受到儿子的求救信号。——地震发生的那一刻，自己在大兴安岭好像并没有过什么怪异的感觉。

深山里听不到广播，当时也没有卫星电视。7月下旬，大兴安岭下了一场暴雨，进山的公路被冲垮了，林区的给养车在8月3日上山以后才带来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

突如其来的噩耗险些把郑天豪变成呆子，他定了定神，借口有事去县城买东西，便跟着给养车下了山。到了县城，他立刻坐上南下列车来到河北境内。他知道1966年河北邢台曾经发生过一次六点八级的地震，那次地震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七点八级地震应该更强烈一些吧？

接近唐山地区的时候，铁路就断了。他改乘公共汽车走了几十公里，等汽车也不能前进的时候就开始步行。路上，他不断地从似乎深不

见底、有时还冒着硫磺气味的裂缝上面跳过，沿途乡村震灾后的断壁残垣以及灾难后沉默寡言的人群都给了他深深的震撼：这里都已经如此了，唐山这个地震中心会被破坏到什么地步？郑天豪浑身发冷，原本还有的一点信心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儿子，你还在人世吗？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忍不住哭了起来。

清冷的阳光下，郑天豪在废墟里踽踽独行，整个城市都散发着一股浓浓的腐烂的气息，甜丝丝地使人欲呕。消防汽车在废墟间临时清理出来的路上缓慢驶过，高压水龙头喷出的消毒水洒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这里或者那里，只要有废墟，就有解放军战士在奋力挖掘。战士们几乎都是凭着双手在废墟上工作，只有在绝对不会伤害到废墟下的群众的时候他们才会动用撬杠一类的简单工具。郑天豪梦游一般地走着，偶尔会听到一声疲惫而嘶哑的欢呼：“叫卫生兵，这人还有救！”

废墟间，这里或那里零散地堆放着装有机体的黑色塑料袋，货运汽车走走停停，搬运工人就像农民搬动麻袋一样，熟练地把尸体堆放到车上，然后跳上去坐在尸体旁边，汽车开动，再停下，继续装车，娴熟的动作之间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

郑天豪战栗着往前行走，不时用指甲掐一下胳膊，也许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路边的空地上搭建了许多临时帐篷，生还的以及获救的百姓们神情悲伤地在帐篷内外活动，身体好些的则默默地协助解放军战士在废墟上挖掘着。

一个六十多岁头发花白的女人神情紧张地坐在路边废墟的一角，旁边站着一个解放军战士，那个战士大概只有十八岁，十根手指肿得像胡萝卜一般，上面缠满了脏兮兮的纱布。

“孩子，放我走吧，我不是已经都交代的了吗？你们为什么叫执法队？执法队是干什么的？”

老女人的旁边放着十几块各式各样的手表。

小战士有些神色凄然地看着老女人，一言不发。

“你们要枪毙我吗？我只是在死人身上拿了点东西，又不是你们说的打砸抢份子，孩子，放了我吧，我儿子比你还大一些……”

“大娘，我做不了主，您也知道，非常时期必须用非常的手段维护治安。”

“非常手段是什么意思？”老人的神色异常惊惶。

郑天豪地看着这一幕，他隐约觉得那个老女人恐怕要有很大的麻烦了，可是周围的人似乎对此没有半点兴趣，因为刚刚经历了世上最惨烈的灾难，其他任何事情似乎都显得平淡无奇了。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郑天豪一边走着一边喃喃地背诵着文天祥的《正气歌》。

为什么忽然想起这首诗？他悚然一惊，想起了妻子正是从这首诗里面给儿子取的名字。妻子服毒自杀以前，咬破自己的手指，在一张稿纸上写下三个字：郑浩然。

郑天豪由妻子想到了沈威，那个混蛋能躲过这一劫吗？他还是造反派的头目吗？过去的八年，每天他都咬牙切齿地把这个名字偷偷念叨几遍，可如今面对劫难后的城市，他却真诚地希望沈威还活在人间。

此时此刻如果两个人再次见面，他还会像当初一样对待自己吗？经历了这样的灾难，人世间再大的恩怨似乎也都显得不值一提了。相逢一笑泯恩仇，这话最开始是谁说的？他一定也经历过类似的灾难吧。